

百味书斋

沙可

《随处净土》: 闻书识雅趣



《随处净土》书影

宋人程颐曰: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论读书品书,向阳先生可谓深得其味。在铺天盖地的各类读物中,这本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随处净土》独具风韵。从书籍的雅致装帧,到内中收录的书法插图,包括书法家王刘纯和散文大家董桥先生为明斋提写的“读书人家”等墨宝,目之不俗。书中收录了他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1日之间的读书随笔共181篇,向阳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每日一篇连缀成册,题材十分广泛,构思精巧,内蕴浑厚,风格恬淡。有读书札记、文化散文、古典诗词等,无论是寻常小事,还是人情义理,均有一番情味与洞见,其笔意清新生动,自饶风致,偶尔还插科打诨,来几句俏皮话,幽默风趣,调侃而不失委婉,笑谑却不轻浮,博于用典,引人入胜。每一篇篇幅不长,寥寥数语道尽人生哲理。文如其人,字如其貌,自然流淌,不是故作出来的,读来爱不释手,时而颌首莞尔,时而捧腹大笑,快哉快哉。

马向阳先生爱书成痴是出了名的。他的书斋里摆满了各种书,还有不少名家的签名本。这些书大都是他借在外地出差之机,逛遍全国各家书店,一本本淘回来的。其购书,一看著者,二看序跋,三看内容,四看出版单位,五看封扉版式,六看印制装帧,六六大顺,赏心悦目,付款便走。有的珍本亲自捧回来,有的则掏了些银子,托运回来。遇见心仪的版本就在扉页上题词,写下得书之经过;或者读到会心之处,就在书页空白处信手记下心得。读完一本书,兴致来了,约上三五好友,点燃一段沉水,煮沸一壶老茶,闻香品茶,旁征博引,谈书谈人,畅谈天南地北,聊上几个小时。

古人读书著文有“三上”“三余”之说。“文章太守”欧阳修文章成于“三上”。骑马行路之时,夜晚睡觉前后,每次如厕时间,都是醉翁读书著文的好时光。董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有“三余”之法。冬天天冷时有空余时间,夜深人静时有多余时间;静坐听雨时有多余时间。有了这“三上”和“三余”,何愁“苦渴无日”,没有时间读书呢?

但读书向来就是枯索寂寞的事。因其寂寞,方需要心灵的一方净土。谢灵运《净土咏》:“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说的就是用一种心澄意静的心境去面对喧嚣的世界,不受外物所动。读书需要这种心境,修身养性更需要这样一方净土。《随处净土》是一本让人安静的书。“南山一隅,斜晖脉脉,茅舍虽陋,墨香四溢,斜倚山枕,随意卧读;而桂花绽蕾,幽幽袭人,淘滤肺腑,五内俱清,纤尘不染,独立绝俗,则是何等境界。”隔离世俗的尘嚣,一书在手,也能感受如处深山的意趣。

向阳先生崇尚阅读是幸福的生活方式。其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随处净土》一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书中大家林立,蔡元培、林纾、费孝通、梁任公、李劫人、鲁迅、郁达夫、巴尔扎克、马格丽特·杜拉斯、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等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一个个饱读经书、人格清贵、宅心仁厚的谦谦君子;出类拔萃、钟灵毓秀的学识才华;气宇不凡、格局高迈的民族脊梁跃然纸上。

站在一个纯粹读者而论,现在图书品

类很多,但好书委实不多。读向阳先生的《随处净土》却十分快意。苏眉山在《又答王庠书》中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明斋先生博古通今,纵横捭阖,《随处净土》把经典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注重文脉相通,文字优美,犹如一座小藏书楼,收录了不少人生哲理和大师深刻顿悟、独到理解,读来既能丰富阅历,又能获得睿智。

明斋先生云:风吹哪页读哪页,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像极了苏眉山在《定风波》中所描述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境界,先贤飘逸旷达、乐观自信的高风令人忘俗。

书画杂谈

梅国云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几天前和海南一所小学的美术老师苏贻聊美术创作,她脱口谈到唐代画家张躁悟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应该可以成为学画人的通用经验,因为这句话给出的是使客观美变成艺术美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美术老师如果把这八个字应用于教学实践,会取得美术教学之外的意外收获。

这几年,我一直为她的学生及学生的家长幸福,倒不是她画的画水平有多高,而是她身为老师,在教最基础技法的同时,不忘触类旁通培养学生在更广阔的天地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求知观,促进了孩子们的心智成长。虽然她的学生还只是十岁左右的农村娃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核心要义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创作活动。一个人要想成为出色的画家,必先要有一双善于观察大千万象的明眸,历经大脑沟回的吸收“放电”,变成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客观世界永远是艺术创作的永不竭源泉。艺术家这双情有独钟的眼睛的分辨力和抓取力,来自于隐藏在内心的慧根。业重之人,空灵的心被欲望紧紧包裹,转动不得,不经苦修戒定彻悟,即使创作的技法功力了得,颜料水彩水墨之象散发出来的也不过是些铜臭之气。胸有大爱,天生“丽”质者,若再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潜移默化,当内心的烟熏火燎



刘敏超的油画《等待中》

之气被荡涤干净,达到人与自然为一的境界,便会“山川神遇而迹化”,随手而出的皆传神山水。

苏贻送过来她自己 and 另外五位女老师的画作和简历,我一下子被深深吸引,有触礁感觉的,不只是她们的艺术成就,更是一批批孩子被艺术启蒙的桃李芬芳。

我仔细欣赏了苏贻传到我的微信里的几幅作品,感觉爱心满满。颜彩膏、水墨,因“造化”之功,“心源”之力而将神奇意象精彩呈现。刘惠玲的国画《荷》,清雅高洁,亭亭逸然,不仅让我看到了画家随类赋彩的能力,也透过作品看到了画家热爱新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心态。刘敏超的油画《等待中》,依依而踏实,悠悠而空远。协调的结构,严格的造型,柔和的色调,传递给我的是无尽的温暖与宁静。苏贻的水彩抽象与国画写意

系列,明亮而活泼,率性而生动,本极平常的村前屋后的一树一桥一塘,因为画家的肆意挥洒,而变得朝气蓬勃,浪漫辉煌。廖夏婉的纸本水彩《黎家阿婆》,是打动人心的佳作,照相机般迅速捕捉并定格老人的瞬间表情,安祥的眼神里,透着大山深处女人一生的辛劳与悲欢。姚学梅的油画《缤纷假期》,构图独具匠心,大胆的施色,渲染了热情奔放主题的艺术效果,也从另一截面窥见了画家不安于现状,图变求新的内心世界。覃彬的工笔人物《外婆》,慈祥里透着童真。外孙女对外婆刻骨的爱在纤毫下暴露无疑。想必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总有会心的笑,闪动的泪。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画者层层解码、用心体悟的秘籍,是美术老师打开教学思路,解决学生疑惑的总开关。

季候物语

蔡汝葆

蝉鸣村野间

蝉是山村村民忠实而亲密的朋友,每年清明前后如期而至,六月准时道别。那日君一别,今又荔花开。大家对蝉儿十分熟悉而又亲切。在村子里,每年三月荔花盛开时,村童就会唱着古老的歌谣:“三月娘儿(蝉儿)叫,用啥叫,用爪叫,田蟹有爪何不叫……”随着这欢快的歌谣,村民们享受着几个月的蝉儿鸣奏曲。因为喜欢蝉儿,村里的小学生常常捕捉一二只蝉儿放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玩耍,课堂里常常响起蝉鸣声。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玩蝉影响上课,被校长批评说:“少见人烟,多见树叶。”

蝉儿,大家都熟悉,都喜欢,歌颂吟唱蝉儿的诗词不计其数。这种小生灵在全国各地都有,有南北东西之分,有春夏秋蝉之别,它可是中药的一种材料。我曾听过一次大规模的蝉儿大合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坐夜班汽车从广州返回湛江市赤坎区正值破晓时分,一路至少十余里长的道树上一片蝉鸣,过了湛江师范学校还是蝉鸣不断,形成了蝉声的海洋。蝉音叫人毫无睡意,心情荡漾。

蝉喜欢下半夜就爬上乔木如荔枝、菠萝蜜、榕树、苦楝树的叶子下面休息或饮食晨露。蝉喜欢热,天气越热,它鸣叫得越起劲。蝉有公蝉和母蝉,公蝉体大,发音响亮;母蝉体稍小,发声清丽动听。蝉叫有时像加速转动的机器,声音逐渐提高;有时像减速运行的风扇,声音逐渐低下来。蝉鸣有时像大合唱,有时像男女声二重唱,声音有时配合得十分协调和谐;有时是母蝉独唱,声音比较平和、委婉;母蝉鸣停片刻,又到公蝉发声,声音一声比一声大,一浪比一浪高,好像他们在比赛发声,好像是在展示才艺,好像是有求友声。千万只蝉在唱,形成了雄浑的乐章,声音传得很远很远。蝉儿的时间观念很强,到时会鸣叫。我家乡的蝉,一般是一天叫六次:早上五点到七点一次,似是提醒村民起床上学或下地干活;一次是十点半到十一点,似是预告时间不早了,一次是十二点,似是提醒在地里劳动的人们要收工了;下午三点钟左右一次,似是催促人们该上工了,七点晚饭时分一次,似是告诉人们该吃饭了;九点一次似是提醒人们早点休息了。蝉鸣每次15分钟到30分钟不等,其中早上鸣叫的时间最长,有40分钟左右。在声声蝉鸣中,禾苗泛青甚至抽穗了,荔枝果由青逐渐变红了。随着蝉的催叫声,妇女们戴笠荷锄忙活在田园里,男人们也扛着犁耙,走向刚收割完毕的农田,小学生们则忙着备考……

蝉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生态环境好则趋之,劣则离之。近年,随着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农民自觉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成片的橡胶林、槟榔

林、山柚林、荔枝林迅速成长起来,为蝉的生存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以蝉鸣的时间就相对延长、范围相应加大。今年仲春,我驱车在家乡的绿道上转了一圈,处处闻蝉鸣,路路听蝉声,在自然鸣奏曲中,常见到陶醉的人们。蝉鸣成了故乡外出的游子记挂的乡愁,成了山村一张人无我有的名片,顺着蝉鸣的方向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家有儿女

翟杰

遭遇“尬聊”

聊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两个人相见随便说点什么就可以聊一、两个小时。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好好聊天实在太难,碰到一个不会聊天的,分分钟就能把天聊死,但情境所需又必须要聊,这样尴尬的聊天被网友们称为“尬聊”。

说起“尬聊”,首先想到的是父母与孩子。孩子年龄越大,“尬聊”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这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尤其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父母想向其阐述某种观点,他(她)能静心听完都算得上懂事,如果还能将内心世界向你展现一番,那几乎是父母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我接触过不少孩子在读初中或高中的家庭,很多家长的感慨出奇一致:别管聊几句之后尬在那里,至少说明你们还有得聊,我家那孩子,你还没张嘴,你就已经错了。此种情况,家长或许可以用“逆反期”来自我调节,用“别人家的也这样”来进行自我安慰。但如果再深入思考一层,如不尽快“破冰”,等孩子参加工作甚至组成小家庭之后,“尬聊”的情况是否会愈加严重?若再开一剂后悔药,如果孩子上幼稚园或者读小学时就形成与其散步聊天沟通交流的习惯,是否就能减少日后“尬聊”情况的发生?

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过与父母的“尬聊”。他说:“你不知道,我爬山发个朋友圈,老爸会回复,就算爬到山顶又有什么意思,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说,看到这样的讯息,还怎么聊?”也曾听过父母的心声:“现在的孩子真是体会不到做家长的良苦用心,你说我们图什么?还不就是希望能看到她早点嫁出去,开启新的生活。结果呢?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有一段时间竟然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当然,现在沟通的方式太便捷了,各种社交软件几乎都能做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情况已经绝迹。想视频,想语音,拿起手机等电子设备就能“见面说话”。然而,等到真正见面之后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甚至有人说,平日习惯了文字、语音和视频,面对面聊天还真感觉有些别扭。在一些人眼里,过年回家就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顿饭,因为其他事情依靠网络都可以搞定。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科技的发达的确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从另一个方面看,确实也减少了“期待”的含金量。

中国有句古话,叫“男不问钱财,女不问芳龄”,由此看来,钱财与年龄对于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很敏感的。我感到好奇,曾经试着问过一些不同的男人每月挣多少钱,也问过一些女性今年多大了。结果,很少人直言相告,一些人转移话题,大部分人冷眼相对,继而陷入“尬聊”之中。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位前辈在闲谈时指点我,一定要学会抽烟,会抽就行,不必成为“瘾君子”。什么意思呢?他颇有几分神秘:“你和别人无话可说的时

候,掏出烟来递过去,就能打破尴尬,新的话题会在火柴燃烧时迸发出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我真有些佩服他,那时候还没有“尬聊”这个词汇,但老先生早已把破解之术传给我了。